



工程师摇篮里的另类奢华之一——

当皮厚的遇到皮更厚的

■ 邓明

凡有人写清华的男女生比例是有多失衡、女生有多矜贵时，一般都要把外语系给剔除了，可见我们系的另类孤独！不过，最孤独求败的应该是外语系85级的英五班，清华历史上第一个女生比男生多的班级，13个女生7个男生！

本系83、84级都维持了男女生的平衡。从85级开始，系里先在全国各地进行口试，口试不通过的基本就不让报考了。我去系里口试那天，三个都是女生。也没啥题目，就是进了办公室跟老师一起落座，英文闲聊。其中一个是我中学同校的小美女，落落大方一口美音。我则是早跟面试老师在校庆时就演练过了，所以一进门就没拿自己当外人。另一个姑娘紧张得手足无措声音发颤。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北大附的皮厚女子二人组顺利通过，羞涩姑娘败在个性上。本系老师坚定地认为，开朗活泼不知“怯场”

两个字怎么写的孩子才是系之所求！因为培养的是未来国际谈判桌上的翻译、理工科院校的英语老师，必须勇于表达善于沟通。内向的学霸在工程师的摇篮可选择的范围更广，而外语系毕竟全国才招18个人。

所以，不知道别的系新生报到是啥景象，我们系都是经过口试老师海选出来的，个个从容自然、眼神坚定清澈、开口自来熟，很快就在清华园轻松游走了。不过开学没几天就有人被两大“噩耗”打击得轰然崩溃：一是我们毕业的学位是文学士，二是本系最高只授硕士学位！某些学霸妹妹悲愤地环顾校园，想自己是跟全校一样从同样的理工科考场上冲杀出来的，分数在清华也还是可以傲视一半院系的，咋就又成了文科生？！还有那博士梦咋办？！

有个学霸妹妹来自南方，悲壮地找我商量要不要考虑

转系。可惜她没找对人。我当初因为外语系只要上四年已经暗自欣喜了好久，没耐心在学校熬到博士才能出去看世界。可毕竟也有理科女生的智商优越感，要说没有失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安慰她也安慰自己：没准过几年就有博士学位了咱能赶上。文学士也没啥不好，看他们工科的女生扛着丁字尺上制图课、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金工实习，你羡慕啊？这单纯妹子一进清华就释放了爱美的天性，眼影眼线高跟鞋是标配，果然一点就透，放弃了理工科女博士的梦想，纵身投入外语系另类奢华的校园人生。

系里口试有两大标准，一是性格外向开朗大方，二是发音准确口齿流利。这标准翻译得通俗点儿就是皮厚。而这发音准确的基础是音准好，这必然导向另一种技能——唱歌！再加上唱英文歌是公认的学英

语的手段，我们班的日常基本是嘻嘻哈哈歌舞升平。

当时的学校有英语角，有志学习英语的同学成群出现在傍晚礼堂前的草坪上，可大部分人脸上都写着“啊呀怎么开口”、“这该从哪里聊起”，现场气氛十分尴尬。我们班同学一来立刻风云变色。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张同学是抓住个留学生就开始唠英文家常，周围一圈围观群众跟着练习听力。她好几个同学被外交部送去各个小国学小语种，18岁已经去到了万里以外的地球角落，对她而言在清华跟陌生人说英文那能叫事儿吗！我遇到一位研一的英语老炮儿，一聊原来是北大附的师兄。师兄说不如你们宿舍每星期来我们班帮我们练口语吧！我们几个蒙头蒙脑没反应过来大学里是不是这么玩儿的。师兄的几个同学都凑过来说：是啊是啊！我们太需要帮助了。这研究生开始有外教给上课了，我们一律听不懂。就你师兄英语好，我们都盯着他，他乐我们才敢跟着乐！这喜怒哀乐都不能自理了太惨了，你们必须帮帮我们。我们心太软就答应了，由此衍生出后来一串串的青春故事……

要说研究生就是老道，请

我们宿舍去帮学，只要女生同意就成了。后来某系83级的要来跟我们结成友谊班级，这就必须经过男生同意了，于是在提案阶段就被否决了。真是心有多大，后果就有多惨！

记得开学不久，专业课老师先把四川、湖南、福建的同学择出来，让他们单独展示分辨n、l、f、h的能力。大家也掀起了一轮互帮互学运动，天天逼着他们说：南斯拉夫、男子篮球……直到老师满意收货。可这积习难改，有次在宿舍聊天，某四川妹妹说得眉飞色舞：啊我最喜欢春游，可以背上干娘出去吃……满屋子哄堂大笑、上气不接下气问这干娘你也背得动吃得下……于是几个南方同学痛下决心，要我们几个北京的帮忙纠正她们的普通话发音，愿以家乡零食为报酬。我们欣然答应。于是，有外系的同学来玩儿，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南方同学说“今天食堂的小草特好吡”，北京同学就会送去凌厉的眼风说，你给我重说一遍！南方同学老老实实一字一句地说“今天食堂的小炒特好吃”。外系同学吓得满脸黑线，说你们外语系这人际关系这么简单粗暴！我们就赶紧解释，这是约定好的互帮互

助，无关风月。到了后来，南方同学进城回来，会欣喜地告诉我们，她们那一嘴普通话又被看车大妈和售货员们当北京油子了，我们北京同学也很争气地在横扫众多川湘零食后，进入了吃辣中级班，此生得以平趟各类嗜辣菜系！所谓文化交融、双赢，说的就是我们这路数！

而皮厚领军人物是系里充斥的外教们，一言不合就跳讲台上坐着，在课堂上搞调查：哪个女生愿意嫁给学历比自己低、个子比自己矮的？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是带着我们过洋节。万圣节我们就忙着把男生打扮成印度女郎，黑灯点蜡，外教用手电筒从下巴往上照着脸讲鬼故事；感恩节没火鸡，我们就撺掇吃素的外教跟我们涮羊肉，她犹豫半天说体验比原则重要，也坐下开吃。我们系的圣诞新年Party从那时起就没有演员和观众的区隔，一律全体上阵，设计的环节会兼顾到每个人的参与机会。我们从中体会到，快乐是一种群体互动的效应，不需要用才艺划一道线，让某些人有舞台，而某些人只有板凳。

一茬一茬从美国来的外教，在教会我们语言的同时也

训练了我们直接沟通、勇于表达、敢于参与、拥抱其他文化的开放情怀。无论写作还是口语，他们强调的是不要“beating around the bush”，而要“right to the point”。如果说我们后来在世界各地能够从容地处理各类跨文化的交流，那只有四成靠的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另四成靠的是这种专业精准的沟通技能，再加两成和对方友好闲扯的互动。所以，看到无数的中国家长让孩子关门死读外语，我们总是各种遗憾。交流关乎内容、关乎表达的方式。语法和词汇是最无生命力的工具，用得好，是光，照亮孩子的前程；用不好，是刀，斩断与周围的良性互动。只可惜，我们二十多年前的领悟，至今仍是小众思维。

我们皮厚的本领在某个暑假发展到了极致。社会实践到河南某省重点中学住了一个月，辅导全县的英语老师。当时我们全体住在乡村的校园里，半夜醒来听到是老鼠翻盆倒碗吱吱叫的声音。学校还有补习的高三学生，每天六点听着跑调的出操音乐起床，然后在书堆里扎到晚上。吃饭都是饭盆放在土地上蹲着吃。学生们后来提出能不能让我们也带带他们

的课。系里领队老师答应了，我们用带去的录音带给他们听标准的英语，教他们唱没跑调的英文歌。在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只有灯光的年代，我们晚上的娱乐就是弹吉他唱歌跳舞。最后要走的时候，同学们商量，反正天天练唱练跳，不如办个联欢晚会跟大家告别吧！

跟校方说了这个建议，校方欣然答应。过两天说都安排好了，晚会定在县礼堂，千人座位。我们虽然觉得这玩儿得有点大，但自认这场子撑下来果断没问题！于是十几个人集策划、导演、演员于一身，把自己带的各班学生们带上台唱新学的英文歌。两个小时联欢下来，礼堂门出不去了，被学生们团团围住，跟如今粉丝追星的场面无比类似。我们感觉各种受之有愧，心里深深了解，让孩子们如此情绪激动的不是音乐舞蹈或英文，而是他们对清华学生的羡慕与崇拜！我们希望这种情绪带给他们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和信心。那个夏天我们是在学生们的泪水里离开河南的。回北京的火车只有夜里的站票，大家在车厢过道站到黎明，疲惫不堪东倒西歪的时候车过黄河，一个男生提醒大家：看！日出！

最后送上一首当时流行的英文歌——Rivers of Babylon。我们在河南带学生唱过，学校的食堂舞会也经常能听到，属于八十年代的集体回忆。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Ye—eah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Ye—eah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When the wicked
Carried us away in captivity
Required from us a song
Now how shall we sing the
lord's song in a strange land

When the wicked
Carried us away in captivity
Requering of us a song
Now how shall we sing the
lord's song in a strange land. 23

（作者为外语系1985级校友，毕业后主持过很多著名企业的国内外股票发行及兼并收购项目。现定居温哥华，从事风险投资行业。）